



# 马烽短篇新作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馬烽短篇新作

## 马烽短篇新作

\*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(太原井州路七号)  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\*

开本:  $850 \times 1168 \frac{1}{32}$  印张:  $7 \frac{1}{2}$  字数: 181千字

1981年12月第1版 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7,000册

\*

书号: 10088·731 定价: 0.82元



作家马烽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|
| 有准备的发言.....   | ( 1 )  |
| 无准备的行动.....   | ( 9 )  |
| 李德顺和他的女儿..... | ( 17 ) |
| 新任队长钱老大.....  | ( 30 ) |
| 结婚现场会.....    | ( 42 ) |
| 伍二四十五纪要.....  | ( 56 ) |
| 吃饭引起的风波.....  | (105)  |
| 山村医生.....     | (117)  |
| 典型事例.....     | (145)  |
| <br>一篇特写..... | (162)  |
| 四访孙玉厚.....    | (190)  |
| 杨家女将.....     | (217)  |
| <br>后记.....   | (232)  |

## 有准备的发言

丰产棉田里，不时爆发出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。七八个男女社员，一面给棉苗打顶，一面听田云山给他们讲笑话。

田云山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，人样子长得粗粗笨笨，可是有张好嘴，不论讲故事、讲笑话，都讲得有声有色。好像他的唾沫里有佐料一样，就连一些十分无聊的谈话，从他嘴里讲出来，也变得有滋有味了。因此，社员们都爱和他一块劳动。特别是他家斜对门的于秀梅，对他简直有点入迷。不管多脏多重的营生，只要田云山参加，于秀梅也就跟着干起来了。她常和她的女伴们说：“和云山一块劳动，又出活，又解乏。”这确是真话。有人说她爱上了田云山，于秀梅不承认，也不否认，只是笑着打人。

这天上午，田云山刚刚讲完一个笑话，忽听得村边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了紧急通知：

“紧急通知，紧急通知：榆树坪的全体共青团员，听到广播以后，马上回大队部来开会！”

这个“紧急通知”连续广播了三次。

于秀梅听完广播说道：

“听声音是公玉葵在亲自广播。”

“公玉葵”是公社团委书记巩清的外号，意思很明白：样

子是玉菱，就是不结棒子。这外号也是田云山给起的。给人起外号，也是田云山的一种本事。他起的外号很快就能流传开。

田云山道：“这家伙干什么来了？”

于秀梅道：“咱们快走吧，回去迟了公玉菱又要发火啦！”

“你是团小组长，不去不行，我不想听他训话。”

“你又不是不知道公玉菱的脾气，人不齐不开会，返来复去又来叫你，反而耽误时间。”

田云山觉得她说的有道理，没有反驳，跟着她走出了棉田。于秀梅用脚踢起自行车的支架，说：“我带你吧。”说着迈腿上了自行车，田云山熟练地坐在了后边衣架上。

田云山本来也有辆自行车，前些天被他表弟借走了。这些天每逢土地，他都是和于秀梅伙骑一辆。有时她带他，有时是他带她。

当他们回到大队部院里的时候，果然见是公玉菱巩清来了，正坐在树荫下喝茶。不多一会儿，十多个团员陆陆续续都来了。最后走进来的是团支书周刚，只见他满身泥污，一脸怒容。他是打井队长，工程正在紧要关头，突然把他叫回来，心里当然不高兴了。

公玉菱见人已到齐，立刻宣布开会。实际上是他宣布了一个通知：明天上午，公社团委要召开全体团员大会，每个团员必须参加；会议的名称是“理论讨论会”，内容是阐明“民主派在社会主义时期必然堕落为走资派”的道理。动员起来，向走资派作斗争。并要榆树坪团支部指定一名大会发言人。公玉菱最后对周刚说：

“你看你们团支部谁在大会上发言？”

“我们没啥可说的。”周刚蹲在那里，闷声闷气地说，“也

不知道该说啥。”

“不知道该说啥？！前几天发给你们的材料，你们就没学习？”

“材料？”周刚说着在身上乱摸了一阵，最后才从裤口袋里掏出一本揉皱了的油印小册子来说，“生产忙，没顾上看这玩艺。”

公玉茭一见这样子，火了，气呼呼地指着周刚批评开了。批评他只管生产不问政治；批评他只顾低头拉车，不顾抬头看路，并且逼着他立刻指定大会发言人。

“我指派不来，你自己指派吧。”周刚的话刚落音，公玉茭“呼”一下站了起来，声色俱厉地训斥开了。他是个细长条个子，穿着一身草绿色的确凉制服，两条胳膊不停地在空中挥午。于秀梅越看越觉得他像株风地里的玉茭，想起田云山给他起的外号来，不由得低下头偷偷笑了。正在这时，忽听田云山说话了：

“巩书记，你别发火，我报名大会发言。你看行不行？”

大家的目光都盯到了田云山的身上。公玉茭转怒为喜，连忙说：“好！可见群众是真正的英雄。”随即又嘱咐道：“要抓紧时间写好发言稿。团县委牛副书记要亲自参加我们的会议，发言一定要有水平，还必须联系实际。比如象县委书记杨成柳，就应当批一批嘛！”

“保证能办到！”

“好好好！下午不要上地，集中精力写发言稿！”公玉茭说完，推上自行车走了。他忙着要去别的大队布置任务，临出门狠狠盯了周刚一眼。他一走，大家也都议论纷纷地散了。周刚蹲在那里没挪地方，他把田云山叫住说：

“云山，谁让你多嘴多舌报这个名？”

“嗨，事情象秃子头上的虱子，明摆着哩。我不报名，你能下了台？”

“你就不看人家是要把你当枪使！”

“他不使我这杆枪，不会挑别的枪使？”

周刚没有再理他，随手把那本小册子扔给他，站起来大步走了，临出门也狠狠盯了田云山一眼。田云山学着外国电影里的动作：摊开两手耸了耸肩膀。那样子很滑稽，但院里人已走散，并无人发笑。他从地上捡起那本小册子，边翻阅边迈步到丰产棉田劳动去了。

第二天早饭后，田云山蹲在门口等了好大一会儿，才见于秀梅推着自行车从对门里出来，田云山忙迎上去热情地说道：

“我带你，还是你带我？”

“我的车子有了毛病，不能带人。”于秀梅说着跨上自行车，飞一般地向村外驰去。

从昨天上午田云山报名以后，于秀梅对他就有了反感。她真没想到田云山是这样一个人：背后给巩清起外号，当面又向公玉菱讨好；背后挖苦那些“职业革命家”，而当众又要替他们当吹鼓手！这哪儿像个真正的共青团员呢？她为了躲开田云山，故意没去丰产棉田打顶，而是跑到打井队打杂去了。

于秀梅飞快地蹬着自行车，她倒不是急于要去开这个会，而是怕田云山追上来。心里说：“让他后边慢慢跑吧，误了开会才好呢！”可是谁知当她走进公社礼堂的时候，却发现田云山已经坐在会场里了，正在向她变鬼脸呢！于秀梅没有理他，悄悄地和本村的团员们坐在了一起。

原来田云山是搭了辆过路汽车赶来的。他见于秀梅黑着脸

不睬他，没在意；他见本村的团员们不和他一块坐，也没在意。后来看见公玉茭陪着团县委牛副书记走进会场，他忙站起来，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说：

“巩书记，我来不及写发言稿了，只写了个发言提纲，请领导审查指正。”说着掏出一张纸来双手递给公玉茭。公玉茭展开一看，只见上边写道：

#### 发 言 提 纲

一、共青团员在革命斗争中要当小老虎，不做小绵羊。

二、从历史上看“走资派”的罪恶勾当。

三、所谓“民主派搬倒了三座大山”，是有意给“民主派”脸上贴金。

四、只打倒杨成柳一个人不行，必须一追到底。

五、要对所有的走资派开火！

公玉茭开头听他说没有发言稿，脸上露出了不高兴的神色，及至看完发言提纲，不由得眉开眼笑了。他立即把这个发言提纲送给了牛副书记。牛副书记看完连声夸奖道：

“好极了！好极了！最好火力能强点。”

“请牛副书记一百二十四个放心，火力绝对弱不了。”

会议一开始，公玉茭首先讲了讲这个会的重要性及其意义，第一个就点名叫田云山发言。田云山快步走上讲台，清了清嗓子就讲开了：

“亲爱的同志们，革命的战友们：我们今天开的是一个伟大的、胜利的、空前绝后的重要会议。特别是有团县委牛副书记亲临指导，这是无比的光荣，无比的幸福，无比的热烈……”他说着自己一个人鼓起了掌。

台下二百多团员谁也没有跟他拍手。于秀梅故意往地下唾

了一口，她觉得他讲得不仅文理不通，而且酸极了。田云山没管台下的反映，继续讲道：

“在这革命的转折关头，我们共青团员，一定要站稳立场，要当小老虎，决不做小绵羊。羊是要被人杀掉的。去年过春节，我家的那只羊就被我爹卖给食品公司杀了。头蹄‘下水’都做成羊杂碎卖了，一毛钱一碗……”

台下发出一阵阵笑声。公玉茭提醒道：

“不要扯得太远了！”

“是有点马腿上钉掌子，离蹄（题）远了，现在从历史上说说走资派的罪恶吧。走资派不是现在才有，古时候就有，最老的走资派就是孔老二。这个老家伙，一上台，就枪毙了我们亲爱的少正卯同志……”

台下立时发出了哄堂大笑，田云山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笑什么？这又不是我胡编的，书上报上都登过这事！孔老二这个走资派，就是由民主派变的，可是现在，还有人替民主派辩护，说什么民主派过去立过功，搬倒了三座大山。这完全是瞎扯，太行山、吕梁山、中条山都耸立在山西境内，他们把哪一座搬倒了？没有，一座也没有……”

牛副书记听着皱起了眉头，公玉茭正想制止他发言，只听田云山接着说道：

“我们县里有没有走资派？有。这就是县委书记杨成柳。他是个民主派变成走资派的典型。别看他从小参加革命，打过游击，负过伤，参加过土改，搞过合作化、公社化……这都不算，归根到底他还是走资派！是走资派就应该打倒。可是光打倒一个杨成柳能不能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？不能！因为每个县里都有县委书记，他们上边还有地委，地委上边还有省委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田云山咳嗽的讲不下去了，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喉咙里痒痒，还是故意装的。只见他边咳嗽，边用手揪喉头。公玉菱忙给他倒了一杯水。他喝了两口水，这才又继续讲道：

“所以，因此，我们就要对准所有的走资派，对准那些旧社会吃过糠的，抗日时期扛过枪的，解放战争负过伤的，抗美援朝渡过江的……总而言之，统而言之，总统而言之，一言以蔽之：凡是过去革命历史长的，功劳大的，他们的罪恶也就最大，一律要打翻在地！打翻在地是不是就完了？没有完。他们在地躺一会儿，就能坐起来，坐着歇一会儿就能站起来，站起来就又能走了。所以，因此，根据牛副书记刚才给我的指示：对他们要火力强一点儿。我的体会就是：这一次‘理论讨论会’，就是要对他们做出判决：‘统统地，斯拉斯拉’！”他边说，边伸出右臂，横空劈了一下。他最后这句话的语调、动作，完全是模仿戏剧舞台上演日本军官的演员的样子，引得台下的人们都放声大笑了。而台上的牛副书记却气得脸都青了，大声叫道：

“乱弹琴！简直乱弹琴！”

公玉菱吼道：“你给我滚！”

田云山转过身去，两脚一并，敬了个礼，大声用日本话应道：“哈依！”然后迈着日本兵的步伐，走下了讲台。

这一来，会场里也大乱了，人们有的打口哨，有的笑得前仰后跌。牛副书记怒冲冲地走了，公玉菱紧紧地追在他的后边。当田云山走下台来的时候，好多人拥上去和他握手，好像是欢迎一位胜利归来的英雄一样。田云山看见团支书周刚黑虎的脸上也露出了点笑容，忙挤过去说道：

“我这杆枪后坐力不小吧？”

“够劲！”周刚说了这么一句，忽然收敛了笑容，又说道：“小心他们整治你！”

“敌人的发言提纲是他们审查过的。”

“他们要整你才不管那些哩！”

“他们整人是为了夺权。我手里只有个劳动权，白送给他们也不要！”

他们边说，边相随着走出了会场。只见于秀梅推着自行车等在那里，她不好意思地向田云山说：

“我带你吧。”

“还是我来带你吧！”田云山接过自行车，于秀梅坐在了后衣架上，向前驰走了……

一九七八年八月

## 无准备的行动

县农机厂钳工朱炳义，支农抗旱干了一个多月，今天从乡下回来了。一进家门，放下工具，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，一古脑装到挎包里，背着挎包就往外跑。他打算先去澡堂里痛痛快快地洗个澡，然后再到工厂去报到。出门走了没几步，迎头碰上工业局干事孙浩相随着十几个人走了过来，远远就和他热情地打招呼。

朱炳义和孙浩小时候是同学，后来一块到了农机厂当学徒。文化大革命初期一块加入了造反组织，一块杀向社会，后来又一块参加了夺县委的权。夺权以后，造反组织分裂成了两派，可他们还是“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”。再后来两派武斗起来了，朱炳义便退出造反派，回到了工厂里。从此以后，他再也不参加政治活动了。“批林批孔”不发言，反击“右倾翻案风”不讲话，一心一意干他的活。这期间，孙浩入了党，提了干，去年要不是搞“整顿”，差点当了工业局副局长。而他到现在还是个二级工。不过他们私人关系还是不错的。

这天，孙浩一见面，就把他拉到一旁，告他说：现在又到了个革命的转折关头，是复辟与反复辟的决战阶段。他告他说：县里形势大好，革命力量又逐渐聚集起来了。今天他们正要去和县委第一书记杨成柳辩论，因为他是去年刮“右倾翻案

风”的急先锋，是全县最大的走资派，非打倒不可。他劝他应该焕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那股劲，投身到这一革命洪流中来，并肩战斗，建立功勋。

朱炳义只是听，没吭声，等他说完了，这才说道：

“我还是那个老主意——不参予政治。不管你们狼吃了虎，还是虎吃了狼，与我无关。”

“难道你就想当一辈子二级工？”

“我倒很想当个三级工，可惜这些年工厂没评过级啊！”

“你呀，你真是气闷心！”

“气闷心也有用处，自行车上缺了它就打不起气来。”

孙浩没有再理他，转身追那伙人去了。朱炳义也急着要去洗澡，迈步向前走去。

从这里穿过一条胡同，便到了大街上。这是县城的商业区，商店一家挨一家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。两面墙壁上，商店的玻璃窗上，到处都贴着五颜六色的大标语和大字报。他没想到，下乡刚走了一个多月，县城变得和文革初期差不多了。他无心观看那些标语和大字报的内容，继续走他的路。他的目的是去洗澡，才不管这些闲事呢！正走着，远远看到十字路口的百货公司墙上有一条很醒目的大标语：

“民主派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，必然堕落为走资派！”

这条标语，每个字写在一张白报纸上，离着很远就看清楚了，可是有不少人都拥在标语跟前细瞧。朱炳义觉得有点奇怪，连忙走了过去。等挤进人群中一看，才发现大家是在看空白地方批着的小字。这些字，有钢笔写的，有铅笔写的，有元珠笔写的；字体有的工整流畅，有的横七竖八。一看就知道是出于众人的手笔。有一条批语写道：

“请问：反动派在‘社会主义时期’又‘必然堕落为’什么派呢？中间派乎？革命派乎？乎？乎？乎？……”

另一条批语写道：

“民主派搬倒了三座大山，请问你们搬倒了几座？”

下边紧接着是一些同意的话：

“问得好！”

“确实问得好！”

“问得妙极了！”

……

在这些批语旁边，有一条用毛笔写的批语：

“只有走资派的儿子、孙子、小舅子，才为走资派说话。小心你们的狗头！！！”

这条批语，有人用红元珠笔圈住了，以一条红线引导一处空白较大的地方，写道：

“十足的流氓语言。这是自我画像。大家看像不像？”

有个老汉摇头晃脑地念完这条批语，随口说道：

“太像了！太像了！”

朱炳义正待往下看，忽然被新挤进来的一些人，把他挤到街中心了。扭头一看，只见斜对面土产公司大门旁，也有一些人在看批语，他信步走了过去。这条标语写的是：

“走资派以‘唯生产力论’压制革命，罪该万死！死有余辜！”

空白地方的批语写道：

“抓生产有罪，破坏生产有功。岂非咄咄怪事？！”

“大家都不生产，以后粮店只好供应西北风了。”

“西北风应该专供‘职业革命家’！”

在这条大标语的末尾，有一段较长的批语：

“近一年来，我县认真贯彻‘全农会’的精神，鼓足干劲学大寨，坚决打击资本主义妖风，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这难道不叫革命吗？谁要不服气，咱们可以公开辩论辩论。——大道口公社新村大队送公粮社员孔德成、曹金枝、阎敏、华锐，一九七六年八月九日。”

朱炳义觉得这些话说的对极了。这次他下乡支农，虽然没去新村大队，可是在别的大队也亲眼看到了农民兄弟们大干社会主义的那股劲头。他顺手拔出了钢笔，也想在这条大字标语上批点意见，可是马上又觉得这样做，有违自己不参予政治运动的宗旨。他慢慢又把钢笔插回了口袋里。但这些批语却引起了他的兴趣，于是便顺着大街向前走，到处找着看批语。路过健民澡塘门口，他都没有注意到。一直走出城外，看到了地里的庄稼，这才想起自己是来洗澡的，不由得笑了笑，这才又转身回来。

朱炳义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，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后来忽听人们吵吵嚷嚷说造反派们在县委会围攻杨书记。说话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，这才把他惊醒。看了看表，已快近十二点，肚子也有点饿了。连忙穿上干净衣服，把那些换下来的脏衣服一古脑填到挎包里，背起挎包就往外跑。

街上又贴出了许多新的标语，内容都是直接对准县委第一书记杨成柳的。什么“杨成柳是我县右倾复辟的总后台！”

“杨成柳不转弯决没有好下场！”等等。而且有的标语里，“杨成柳”三个字也倒过来了，名字上还划上了红叉叉。朱炳义看到这个情景，不由得想起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件事来：那时候，杨成柳就是这个县的第一书记，第一次批斗他的时候，